

新編野史曝言

新編野史叢書

玷辱祖宗家風不然非吾子也素臣連連頓首汗流浹背道孩兒如醉初醒如夢方覺自後當以母親之言刻諸肺腑決不敢妄為矣水夫人道我生平讀書聞古最惱的是迂儒懦夫最喜的是奇人烈士原不教汝與迂腐做那患得患失鄙夫遇着義所當為自宜勇為不畏鼎鑊不避湯火但須斟酌輕重緩急以為申屈進退不可恃恃匹夫之勇輕蹈不測與馮婦輩同為識者笑耳素臣古心俱心悅誠服頓首受教素臣正在細繹母訓深悔前非任夫人着人來請素臣過去洪儒出來接待見禮過說道弟在獄中伏侍岳丈又有失迎岳丈特命小弟傳說老樵大到月底纔可出官若早了恐察監起疑素臣唯唯任夫人出來又述了一遍打發洪儒仍至獄中買通官媒將信帶與素娥相靈叫地寬心等待二人忽聞此信喜滿心窩歡生口角把幾十日積怨凝愁短吁長歎不知都發送到那裏去了正是

失意即心憂 得意心即喜 得失循環耳 人事亦何常 嗟嗟世人心 憂喜何時已

到了二十七這一日十日之限已滿察太監勸問任公任公說昨日先有急足赴回口在早晚察監怒道咱的事已完了你還支吾麼孩子們打這廝的嘴王巡撫連忙攔住道道風水那能不差時刻這一二日內到了便算不得違限現在各府縣規禮尚沒激齊也得三五天再寬他三日三日內若没人到將他鎖解進京也教他外而無怨察監得又寬了二日擇定三月初三回京說是萬歲命殿試天下舉子的日子麼一面填了解批要巡撫定了題祭的本稿只等二日內没人到使押帶起身任公知會素臣到二十八日晚夜具呈後到察監會了王都堂提犯審了訊先叫素臣上去察監大笑道怎跑出口樣一個醜漢明是假的王老爺先看這樣兩個花枝般人兒有嫁這鬼臉嗎合堂衙役俱道察監這駁頭不錯連素娥相靈均不肯信是素臣認任公事急權宜心上又驚又怕又害羞好生難過當不得察監偏要盤詰問這醜漢果是你兩個的丈夫嗎快是說求別的好冒認丈夫是冒認不得的呢素娥頓口無言相靈更是羞得兩頰通紅做聲不得王都心裡也是耿耿却有意周旋便替他開出一路道二女害羞當不得老太監問頭這也罷了任信你却該擇這等醜婿你女婿才高學廣我一看他相貌也不像個有才學的倘相貌既醜又無才學就怪不得老太監起疑了你有甚情即快此供來不得混說說了將旗鼓一聲階下眾役齊聲吟喝一聲素娥相靈俱大驚失色替任公捏着二手的香汗惟恐顯出真情當堂受辱任公忽見素臣面貌也覺難看被太監一笑又見二女不認心頭如小鹿般乳撞起來虧得王都堂開出這一條門路因心一慌而談道大老爺在上容犯官一言相女配夫必兼擇才貌然與其無才可無貌諸葛武侯娶黃承亮醜女為妻犯官擇孫盛醜漢為婿同一意也孫盛貌雖醜而品甚佳其才如海犯官愛他不過故擇以為婿昔羅隱為江東第一才子而其貌至陋大老爺怎便因孫盛無貌斷他無才只求命題面試便知他才學如何不是犯官虛誑了王都堂點頭說話頗近因向察監商議出題察監笑道你們外邊人做過孔夫子徒弟便會受嘴字咱們懂得什麼詩云子曰考他則甚咱只會隔壁猜劈面相三道三關一知十棧量定不是總明人除了踢斗兒的魁星世上還有第二個有文才的醜鬼嗎王老先生你不要串通着糊那紙棺材可知咱不上你這道鬼哩素臣走上前打一躬道人不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公公休要輕觀孫盛碌碌外暗內明貌粗心廣胸有緯地經天之學腹貯關台聖之書白龍魚服困於豫且未過於時耳老公公豈可租於一尺之面而沒其千里之志耶察監道他說些什麼咱也不懂他說海水不可斗量說得好大的話兒咱只問你進京捐監帶的銀子在那裡若有銀

子就是貪的沒銀子便是假的別的話都不和他說說罷立起身竟自退堂王都堂忙忙發教眾人進去陪他素臣回來稟知水夫人水夫人道明是要銀子的話口捐監的數兒也得五百四十兩從何出處素臣道就有銀子也沒行賄之理口案由他罷了因進去稟知任夫人任夫人道銀子亦沒甚要緊你父人是清官幾年宦囊因為口事都花費了那裡還弄得出銀子鸞吹道不妨家中雖沒甚積蓄還因急差人至獄去叫洪儒洪儒回來說道王都堂有信來索監親口說進官捐監連各項使費坐監盤纏須得十金口在三日內獻出使諸事都休不然初三日一早點解女人每人一撈男人每人一百馬鞭然後起解哩任夫人及鸞吹嚇得目瞪口呆呆因知所措素臣太息道官寺之惡如此怎竟明目張膽要錢正所謂小人而無忌憚矣鸞吹道如今且連夜叫船趕回家去再作區區洪儒問故任夫人述知賣田之事洪儒道這是文鳥造橋的事信田如何來得及呢鸞吹道你從前賭錢時今日一百明日五十賣得好不容易怎就來不及洪儒道兄弟前日不自俗的就是計多口班匪人除了這些人使一個也不認得叫兄弟那裡去見售主況且賭場上信田原沒銀子一見面不過幾根毒馬鞭便算丁田價如今是真要銀子的豈不煩難素臣太息道虧得老襟太臨星勒馬不然以祖父世傳之產業而換幾根毒馬鞭好不傷心鸞吹心念道兄尚與他講開話兄弟你口回家立業我口未能去覓售主務得錢賣自然易成了任夫人道大小姐說得是忙去收拾推提起身去了素臣因事涉任公不便攔阻暗忖此事不成禍在傾刻此事若成禍在終身腹中輪轉悶悶不已鸞吹等趕回家中着未能各地尋覓售主未能跑了二日跑得滿頭臭汗絕無就緒欲向東方橋開口偏又往苦縣訪老子遺跡歸期無定鸞吹道急得火星直爆哭哭啼啼的一面叫未能又去覓售主留洪儒在家立契一面的收拾些細軟與素文兩個連夜趕到省來素臣在寓成日愁眉蹙額短數長吁水夫人道有憂而喜固為樂長若為境所困亦非素臣之道昔文王拘羑里而周易孔子厄匡人則必而絃歌未聞徒以畏患憂戚為是吾兄何所見之不廣也素臣道孩兒非懼禍正憂脫禍鸞吹妹子回去信田將以行賄事涉文人在內阻之不能聽之不可中心輾轉卒難自禁耳水夫人道行賄之事出於汝為非禮出於彼為有情聽之可也何戚戚焉況數日之間千金亦不易得事原未必成那素臣雖然若失遂不復憂悶初一日一早索監提了素臣去過獻銀錢素臣道捐監之銀已寄於在京中別無設處伏為尊嚴察監大怒唱教用刑素臣道憑着孫臏本領取青紫如拾芥耳他日燭撒金蓮屣分寶帶與老公公正有周旋不若留此情面將來使得好相見也索監大笑道口醜漢一門說大話你這事子多分是大說騙來的你騙得任信印騙不得咱這鬼臉兒要做官除非東海起了灰塵西天出了太陽咱圖你甚好相見老實對你講咱們內官性兒是不受驚嚇的你便封了公侯拜了將相也不到奉承你聽你灑落哩你說做官咱且叫你做個都元帥罷受命左右拉到素娥相靈面前罰他跪著又把他頭上壓一塊大石王都堂笑道這個忒不像樣老公公饒他初犯罷索監那裡肯依鸞吹讓道他要做官咱就給他個一品官兒有何不像樣如今做太官的老先兒那一個不跪著太太來他既要做官也該習此規矩王都堂知道風太監越扶越醉的便由着他去施為攔攔把素臣推搡至素娥相靈面前喝令跪下素臣不理眾校扯的扯拉的拉揪頭的揪頭屈腿的屈腿生拖死扭休想動一點還是直挺挺的站住看羞得素娥相靈哭不

得笑不得幾十急死素娥至此方認得真是素臣見他如此強強必受刑罰不覺渾身發酸慄慄戰戰起來太監大怒道孩子們怎麼沒用拿棍子來打他的腿彎看他跪也不跪眾校真個各望木棍向素臣腿彎用力打去一連打斷了幾根棍子零得各人虎口破的破皮的痕素臣站得直挺挺的休想動得分毫素臣道看你這廝不出會替天刑筆腦髓來一搥出腦髓看他會替王都堂道這是做衛中刑法外邊那得此等刑法計多跪稟老公公取鉄錐來錐他的腿彎自會跪倒素臣大喜道你這孩子說得一片聲討要鉄錐來錐王都堂道這也是非刑法堂之上須使不得麼素臣道先兒說什麼話咱也是朝廷內人腰金紫綬治不下這光棍情來咱也不信麼了折得萬歲爺知道怪咱非刑拷打探着帽兒磕幾個頭什麼大不了事素娥相靈嚇得哭淚直零任公也慌急異常口裏只唱之聲左右報知素公公來了這素公公是江西鎮守太監來拜稟監替他縣行走上堂聽見素臣大怒氣沖沖笑道這是些什麼人乳些什麼人乳這般生氣王都堂將素臣監罰令孫盛跑他妻子孫盛不肯要把鉄錐錐腿彎的話述了一遍素娥這一個孩子氣了青天白日十人百眾校刑罰的罰他跪着妻子成什麼樣兒也怪不得他不肯王老先不是咱嘲笑你們老先兒普天之下怕導的怕少了棹閣上房門跪着太受打罵的的很多只跪得沒人見罷了怎好羞得得的幾百隻眼睛看着你惱他給府縣去打他一頓板子罷了忙乳些什麼你看着你面皮都氣青了壞了身子敢值得多哩王十九只吃酒咱們且去喝一杯兒於是不由分說拉着素娥竟進私室去了王都堂發怒眾人打鼓退堂素臣且待回寓裡面傳出將孫盛鎖禁班房明日到縣中計取諸般刑法細細拷問一面置備行枷手鐐將任公及素娥相靈起解任公等暗暗叫苦衙後門如狼如虎將素臣鎖入班房素娥哭哭啼啼要在班房伏侍眾校不許將馬鞭劈頭打去打得滿頭鮮血又虧了素娥的從人拉去吃酒方纔罷了計多揚威耀武拉着他一班兄弟館上去吃酒猜拳準備明日來看打任夫人聽見哭得發昏素娥相靈在官房內一夜哭到天明晴霞在內伏侍也流了五更的眼淚連一個看守的官媒婆也悽慘不已王都堂有信通知任公說素娥被表太監席上嘲笑了幾句老羞成怒咬牙切齒的說定要處死孫盛教他須是軟求不可再行強強怕真個傷了性命任公吃這一嚇舊病復發痰便直湧起來鄧升手脚忙亂用薑湯灌醒開着口只是出冷氣這信一傳出素真如火上加油任夫人哭得一絲兩縷口存一口氣兒半夜裡嘆素娥等趕到見口光景先嚇得魂出外間知備細哭得攪做一團任夫人知是舊病不成率性割斷肝腸連帶些細軟打帳變錢的丟在腦後口一味嚎淘痛哭而已正是

破船遭風 乾柴就火 淫女逢僧 肥猪遇虎 若欲保全 公羊生乳

到了次日黎明素娥素娥伏侍任夫人古心伏侍水夫人俱到都院衙門前來不一會班房中素臣司獄中任公官房內素娥相靈頭頭陸續到齊計多須着些麻羣狗党擦掌磨拳的都來看打府縣解來的柳頭夾棍拶子竹板麻繩綱索行枷坐枷足鐐手鐐一搭一搭的挑着核桃粗的鉄鏈成盤架着都送將來軍牢夜役細細割子值刑是諫字頭禁子解後護兵諸色人等都紛紛的來伺候巡風的便求唱道趕開人把鄧升姜囊與宋任二家家人小廝及看的人先是劈頭劈面去打關去漸吹打到了環儀婦及任夫人等任公道只是我們家眷來送上路的並非閒人列位不必趕打巡風口做不聽見舉鞭亂用計多用過錢的是他的朋友就由他閒着不去趕打素臣見這光景氣悶不過又見水夫人跟前都出頭露面鼻裏一陣酸辛那眼淚便如雨掛直下來趕到水夫人跟前跪下痛哭孩兒不孝累及母

親萬死莫贖矣水夫人道我是來送三姐姐的你不必悲傷古人別鬚眉眉蹙面顰足者止多口要保定此心不為戚快便是生平學問
所可惜者徒受辱於閨人毫無關於世道以不重於泰山而輕於鴻毛可為足恥耳說罷不禁潸然淚下古人心本是痛傷心着眼淚不放
來今見水夫人流涕便放聲大哭素臣見母兄痛苦一發淚如泉湧水夫人與素臣拉着手任公哭一會又拉着相靈哭一會素臣與相靈
做一團又向水夫人及素臣痛哭相靈哭別水夫人又承着素臣流淚不止嚶啜啜素娥哭相靈復哭素臣再哭着素娥哭升等家人
哭主晴霞素等了髮哭小姐哭得聲如鼎沸淚似泉流正是
魂銷最是別離日
腸斷都於生死時

官醫用星香散不效一有人參藥便靈驗醫書所謂非有大力者居間其邪不驅是也而俗醫以參能起疲助火禁不敢用坐此致
斃者多矣請以此書藥之

水夫人見難不救一段議論分別儒墨如犀分水於素臣尤屬頂門一針有母如此子不聖賢者吾未之前聞
素臣因官事即可解除水夫人作一二分想素臣作四五分想外餘人無不作十分想是故作滿語反逼下文然亦謂下文之奇變至
於如此也慎挫可謂入神

第五十七回 全局忽翻狼鞭筆寫了一條光棍

現鐘不撞空花燭難為兩個新娘

素臣等哭時南昌府南昌縣書役紛紛的都來料理替任公戴上行枷盤上鐵鏈素娥相靈也上了手鐐晴霞願隨上路也扣了一條細鍊
素臣是兩條大鐵鏈雙關鎖起收拾完備只見一扛一扛的花紅緞足猪羊菓品雞鵝海菜挑將進去又是幾十只戲箱一班蘇州小戲子
幾十個脚色都是一色打扮穿紅着綠頭上梳着鬚兒一般的玉簪關頭綠絲淨淨機俊刮不過是日王都堂及司道各官替庚監等花送行
只等發放過這起公事便開場做戲任公暗想只怕還有救星一來庚監歡喜頭上二來王都堂做主人或可方便少刻一位官兒過來與
任公施禮任公認得是南昌縣的巡檢手中拿着批文是押解任公進京的看那批文已填本日起解知都堂不能為力把一片妄想心重
復收起向那巡檢再三致意託他一路照管巡檢快快而去俾一會便是許多解差前來叩頭討賞任公道我是窮官實無出處那些差役
便囑吃起來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老爺為民的人也該體貼人情比去京中有三千多路終不成空了肚皮去家中老婆男女又叫誰人
養活任公正在沒法只見嚕嚕的鋪兵鑼遠遠鳴道一聲一對對的金瓜月斧全副執事八人顯轎轎着庚監而來那些差役就不敢亂嚷
四散站開任公等一行八人看着庚監進去把極大冤苦霎時提上心來重新哭起水夫人是女聖賢素臣是奇男子任公心如刀割尚碍觀
瞻哭猶較可古心素臣同氣情深驚感感心心切哭得已是利害更有那任夫人憂夫憂女憂婿素娥哭憂自己又憂素臣相靈既捨不得
母親妹子又慈父親老年病體受不得長途困頓素臣要受毒刑自己入京性命不保這場痛哭方是鐵人斷腸石人下淚正是
滿地狂風吹萬箇 一池亂棒打鴛鴦

衆人正在哭時府縣官到來呈遞手本文書解批兵牌并諸般刑法把人犯解將進去聽候點名庚監問王都堂這些人都叫來則甚王都

堂道昨日老公公吩咐將任信等起解還要拷打孫威慶盛大笑道這又奇了咱怪孫威一肚皮的大話說這一聲原是嚇唬他的話怎便認真起來這任先兒原是好官咱從前失敬了他這件事咱昨日已訪明了任先兒愛這孫威才學不論相貌願把女兒嫁他因未家結姻在先故雙嫁過去他兩個既嫁了孫威那有再進與萬歲爺的道理咱雖是內官這條款款也知道也不忍折散他已成的婚姻孩子們把各人的刑具都替咱開了好好的回去罷王老先兒這任先兒好個官兒又愛有姓又不愛錢虧了他有甚不是還他的前程做他的豐城縣去罷於是接過文書解批兩隻手一撕都撕碎了灑將下來慶盛這一番舉動把堂上堂下官吏人等俱驚疑錯愕看得呆上一步說道老公公這都是欺君罪犯怎便饒放得他慶盛道你怎處不死的光棍有你說話處嗎計多道老公公明見萬里說孫威是假捏出來的今日還要弄拷怎一會就變轉來慶盛冷笑道昨日咱道他是假便要打他今日咱知他是真便放了他咱有甚不是嗎你說他相貌醜做不得女婿麼任先兒愛他才學不論相貌情願把女兒嫁他千你甚事你是他的百姓他是你的本官你敢告他你就是個光棍你就有個大大罪名哩因回轉頭來問南昌道這光棍有個甚罪犯南昌縣打一拱道部民誣告官長欺君重罪最輕也該問個充軍廖喜道咱說這光棍的罪名大着哩這麼鬼人犯那裏當得軍來只打他的狗腿罷了孩子們拿騎棍給他個無數兒罷若打得他不痛他聽着嘍叫之聲慚愧這光棍自作自受原來也有這一日計多打得直躺在地只剩一口氣兒扛將出來慶盛起身同王都堂入內上席素臣等紛紛散出來外面水夫人等聽着敲打嘍叫之聲慘毒不堪認定是素臣被刑嚇得心飛肉顫涕淚交流任夫人與鸞改扭做一團哭得鬚髮亂釵環俱失要襄要撞進去代打板把門的一棒直打下臺階來就在地下亂掙亂滾嗷嗷無休古心一陣心痛幾乎暈了過去直至計多撞將出來一齊哭上前去定睛一看却並不是素臣大家相顧愕然須臾任公等喜孜孜的陸續出來訴說所以沒一個不咋舌驚歎如醉如夢額手稱頌欣喜欲狂回到寓中正值未能隨着洪儒氣急敗壞的剛剛趕到見任公等俱到問緣故驚喜非常洪儒道東方老親家昨日回來知道賣田之事五時請小婿過去說急切中湊不出千金先交八百金隨後再湊二百金來小婿怕遲了誤事先帶這八百金起來豈知事已解釋真是謝天不盡當下任公自去謁謝都堂當覓各上司素臣與素娥等重複相見素娥悲喜交集湘靈覩水夫人首席南面任夫人北面相陪鸞吹素娥湘靈素文四人橫坐外邊待婿是素臣首席南面洪儒對席北面任公與古心同席坐內外男女酒席之間所言者無非審訊起解之事說一會起先的痛若講一會後來的快樂歎一會計多的天報真個人逢喜事酒樂快腸連添酒上菜的丫鬟僕婦家人小廝沒一個不笑容可掬神氣飛揚正是

苦到盡頭 樂到極處 雲霄變換 竭情盡致

謝大家散了到了次日東方橋我送二百銀子到寓任公作書致謝連前八百金一併璧還各人心中却感激無限水夫人先收拾起身與鸞吹素娥一船古心素臣一船留湘靈在府候任公復官之信未能到船叩謝素臣教子實德之事一到朱家巷兒就預備着五親眷等來

見水夫人水夫人細看與姜素臣正是對頭但不知性格如何却並無凶惡之相容兒道東方老爺得了喜信幾次差人來說姑爺一到家就要來拜有話商量如今姑爺回來了可要給信過去素臣道我該先去拜謝因整頓衣冠叫未能領路去拜東方投進名帖東方倚窗迎出大門來看見素臣暗暗吃驚道孫威是白又李詭名前年縣中審訊人都道他生得美如冠玉前日家人回來說是一個醜漢我不肯信誰知果是如此其中必有緣故領至大廳相見已畢茶罷寒溫漸漸講入港去東方倚窗文章經濟俱有根柢當不得素臣是胸羅星斗學究天人的本領議論起來真如灌溜挾扶左右逢源東方倚窗歎不已因問康監忽就改變之故素臣道晚生至今猜想不到東方倚窗退從人說道先生未回之時太夫人主意令正改紫羅結花燭外人雖不甚深知然那日樂人債相俱說新娘貌美今先生尊貌雖屬大貴之相而與美貌二字却甚相左未免有滋物議且計多懷恨或恐有意外之事依弟愚見西莊不可復居弟有一小莊在深山之中與塵世相隔不如悄悄移居於此只說已經回籍便可省却是非不識先生以為何如素臣道承老先生骨肉之愛為此遠慮感激無盡回去稟知老母再當奉覆素臣回來說知水夫人道如此最好機事不密則害成我也想想及只苦無一枝可借耳素臣道既是如此我們就不必到西莊去了因與鸞計議悄悄的將阮氏田氏先接進城來夫妻相見又是一番悲喜素娥遂知官事嚇得田氏面如土色道奴家事後耳聞不覺心膽俱裂虧着妹子們怎樣苦過來的鸞嘆道那時節那個還想着性命來今日骨肉重逢真算是意外之事了是夜古心素臣及兩個小舍俱宿在臨軒軒中鸞吸宿在素娥房內讓出大床與水夫人又設兩榻與阮氏田氏臥歇素臣正待出宿水夫人道忘了一件事忘不抱龍兒來見了父親水絃忙向生素床上抱來田氏接過向素臣作禮鸞吹拿過畫燭對素臣道二哥哥看他好一個相貌因把燭照着笑得鸞沒入腳處道這這樣好睡看嫂嫂把他一上一下的攏着還是呼呼的打着鼾聲母親你看他兩隻小眼還是閉着哩素臣笑道有其父必生其子真可謂濁物矣因把手指去揸開他兩眼水夫人道看仔細他睡熟的人猛然開眼見了這醜臉不要嚇壞了麼那知素臣手指一換兩眼已開炯炯的兩個小眸子不轉睛看着素臣便直撲入懷裏來水夫人道怎不害怕及要抱起來這真是父子天性了素臣接過仔細一看說道相貌却也不俗只是貪睡便非佳兒水夫人道他乳名龍兒醜龍善睡可知是他本性鸞吹笑逐顏開紫函水絃秋香生素一班丫鬟都笑得眼睛沒縫水夫人道康監若無此變頭玉佳性命不保豈得與龍兒要娶娶不可極可出去睡罷素臣遵命趨出然後各人安寢次日天纔一亮外面雪片的打將進來嚇得各房中男男女女齊爬起大家懷着鬼胎不知又有甚禍事正是

異網疑絲

驚弓駭木

白虎青龍

非禍即福

懷彼先民

魚魚鹿鹿

鸞吹叫了丫鬟問未能容兒直奔進來連聲大小姐恭喜姑爺中了進士了鸞吹雖已含悲終是女兒羞泣未應素娥慌忙出來吩咐未能打發報人水夫人阮氏田氏俱向鸞吹道喜鸞吹覲覲覲覲答聲倏倏把臉就脹紅了古心素臣出看報條上寫着貴府賢坦老爺東方名旭已丑科高中第十二名進士素臣道原來是房魁還有狀元之分哩古心疑賢坦二字未要素臣道未老伯在堂必是東方老親家主意古心深悔失言鸞吹到未公靈前焚香點燭吩咐未能備羹飯作祭素臣也吩咐文虛備席祭奠未公正在化紙外面報人又至古心素

臣同出看時報條上寫着貴府令岳老爺任奉巡撫部院王保題卓異仍回原任候陞古心說道此與前報柄鑿大約提塘所為素臣道親家不比子婿雖不執木葬之禮亦無大咎古心點頭稱是報人呈上任公手書素臣拆看是擇了十二月到任的說話忙進內稟知水夫人取曆日看道那日正是黃道吉日可通知親家就是那日送三姐回家與二姐同結花燭素臣道劉璣姑現在東宮望母親少待水夫人驚問道此女貞節應念特甚你既知此信怎不告我素臣失驚道孩兒會憤極了孩兒在省把前後情節稟知因母親正言責備劉訓示孩兒惶恐愧悔一時無措把這臨末一件竟是遺忘惟以母親之言時刻輪轉過後使得了牽連訟事如醉如夢只認已經稟明的了因把山莊內諸宗之言詳細述了一遍水夫人大喜道這真是謝天不盡了你去歲有書來說在山東救出石氏鸛鵲姑守節拒姦屢瀕於死至今存亡未卜我敬之愛之日夜在心今得汝回來母子妻妾骨肉團圓可謂微天之幸而獨此女浮沉莫定我心耿耿時切不安今既現在東宮將來完鏡有日我之心事俱已完全無一欠缺何樂如之因備香燭拜謝天地祖宗快活無比素臣頗覺滿心快暢其樂無邊田氏鸛吹素娥三人亦俱懼大喜地慶幸不已水夫人道你要等特璣姑固是情理你既潛歸一時難以出頭二姐三姐年俱及笄情難久待若不早諱花燭未免令他覲覲將來寄居東方莊上未知屋宇如何尤屬不便須依我說先與二姐三姐結親虛左以待可也素臣沉吟道謹依慈命於是一面通知任公一面準備花燭之事鸛吹把素臣卧病之所收拾出來東西兩間做個新房中間設個起坐把外書房安頓古心阮氏自己搬過臨街軒來將素娥卧房讓與田氏自己的繡房仍是水夫人宿歇數日之間諸事停妥到了十二這一日任公黎明上任隨晚送湘靈回來結親因恐張揚任夫人也不來送親只兩乘官轎擡着湘靈素文兩乘小轎擡着晴霞晴雪看一個家人押送回來鸛吹準備喜道只說與素臣接風為湘靈素娥道喜不露結親之事水夫人想起素娥這年紀雖小但他妻子單身不便不若就這好日也并了親罷鸛吹也提起容貌於是映映未能來吩咐了打掃出兩邊三間廂房做他兩對夫妻的洞房田氏道素娥的妻子這名字甚不雅相婆婆還可替他另起個名兒水夫人道這想是個渾名他敢還有甚名兒麼素娥跪下道容兒說來他姊妹兩個一個叫佛奴一個叫蓮奴水夫人道佛奴不好改叫玉奴罷鸛吹也把素娥改作素奴到了黃昏鸛吹素文來替素娥湘靈添妝素娥害羞不肯鸛吹道妹子這是婚姻大禮豈可草草素文道姐姐這是合卺吉期不比家常鸛吹道這隻金如意是祖母傳下來的打的式樣最好替妹子簪在當中將來事如意素文道這枝金荷葉是母親心愛的替姐姐插在橫邊將來和諧到老鸛吹道母親最喜歡素韻這件石青外益送與妹子常穿素文道田氏姐姐最愛淡雅這件藕花衫子送與姐姐襯裏兩人你一句我一句說得素娥湘靈臉上紅一塊白一塊好生沒趣你一件首飾我一件衣裳登時打扮得錦簇花攢比平時手度另有不同正是

玉到珠成光愈潤

珠從浴出色逾鮮

紫函水絳晴霞雪裏了鬟也各出簪飾替玉奴素娥二人添妝文虛未能夫婦原有幾件衣裙首飾給媳婦裝新再湊水夫人田氏鸛吹素文當下來的裝扮起來也就覺珠翠滿頭綾羅遍體比往日布衣布裙光景大不相同素臣在外拜過天地祭過祖先鸛吹等簇擁素娥湘靈出去雙雙的拜見了水夫人與古心阮氏田氏各分大小之禮素臣受了二人兩拜二人又受了小舍及龍兒兩拜文虛等俱拜見畢了鸛吹送入洞房然後素娥玉奴素娥奴投對叩拜主人主母又拜了文虛未能夫婦夫妻客兒就在外邊伏侍古心洪儒等上席玉

奴賽奴就在裏邊伏侍水夫人等上席席散後方各回去成親素臣於罷席後至水夫人房中視寢因道孩兒今夜在此相伴母親水夫人道又來了今日是你吉期快些出去不要冷落他兩人素臣道孩兒欲待環姐回來不然今日宿在媳婦房內罷水夫人道論理原該如此但他兩人不比尋常妻膝二姐有恩於汝且未家大小姐已認為姊妹三姐出自名門不應以婢妾之禮辱之至留待大小姐亦是正禮但教他兩人久候未免不情日常見面更有許多不便我前日已經說過何必固執田氏道婆婆所言極是官人何可違逆水絃掌燈待我親自送去於是苦苦的把素臣送到新居裏來驚呼早準備一席合歡筵席擺在中間屋內田氏教請新人水絃去請素臣相靈害羞不出田氏自去挽拉二人只得出見都低着頭撞不起來田氏拉勸就坐道兩位妹子怎落那小家兒女嬌羞俗套官人在外被害你二人那等驚惶那般想念恨不得從天掉將下來三妹更是死生以之性命幾乎不保怎官人需着面兒反這般珠落起來二妹你尤大不該你與官人同枕共食沾皮貼肉過來的怎也是這等客氣這一席話說得相靈好生靦覷素娥更臉脹頭紅存坐不住田氏告罪道是愚姐夫言了但兩位妹子遠該着愚姐薄面吃一杯酒說兩句話兒不然深怪愚姐了素娥相靈俱立起來道大姐說甚話做妹子的敢怪着大姐姐麼二人說完了仍復坐下低頭無語素臣笑道娘子你要他們不害羞說說笑笑是極容易的事若但是這樣勸法就勸到明日也不中用田氏道奴家拙家開口使得罪人實在無法可勸這要求教官人的妙法了素臣道我這法子只怕他二人未必肯依但若不依又未免稍傷雅量不免為巾幘中庸女矣田氏笑道這說頭就好使他不得不從的意思但不知究竟是何法素臣道他們害羞不過為今日是個吉期但我有個鄙意說將出來雖為庸庸人之所嗤實為賢女之所取劉璇姑與我約言在先且為我幾次捐生如今現在東宮不日便可完璧我曾屢請於太夫人太夫人以二位年已及笄未免虛懸以待致有標梅之感我觀二位賢淑豈比常人尚肯俯從鄙志則二姐與我久同寢宿豈有嫌疑三姐憐才心切愛我逾常我前日見了絕辭痛不欲生今日憂急同心詩文知己共坐深談豈非人生快事何至靚面遊若山河但花燭之時為此不情之語未免忽然耳這一席話說得素娥相靈滿面懽容田氏滿心慌急忙阻勸道官人說甚話來婆婆那等吩咐怎官人還不肯依說出這等不中聽的話來如今也不要兩位妹子說笑了水絃快掌燈待我送相公入洞房罷官人若再執意如奴去請婆婆來也素娥相靈一齊開口道大姐姐相公所言乃至堂不易之理妹子等雖非淑媛亦豈淫娃若此方寸中有絲毫勉強不願待劉大姐回家同侍相公巾櫛即非人類相公今日不忘大姐姐即異日不忘姊妹們方且感激刻骨豈有異心願大姐姐勿復言田氏道這將不如激將兩妹怎落起他團圓來婆婆作主劉妹豈有怨尤官人亦何可違逆說罷起身素臣一把拉住道母親原有此意只恐二姐三姐怪我薄情惹東方莊上屋宇不使令他們兩人既不見怪且復樂從我們說明心事雖不合歡儘可並席同房寢起正自無碍何必固執如此我別後之事尚未與爾等一談今日借此現成酒席暢談一夜勝於同夢多矣素娥相靈俱道相公之言有理大姐若再執意便視妹子等不成人矣田氏無奈沉吟道既然如此待我去稟知婆婆放心來聽講罷了素娥相靈不悅道妹子們這般苦求大姐姐怎還是作難素臣道這却你們錯怪了他從不會哄人我與他同去稟明纔是因同着田氏進去備細稟明水夫人歡喜道難得他二人如此賢淑我已睡

下了你們自去罷入席之後素娥湘靈心無嫌疑便自執落起來素臣細說在外之事說到危險處三人魄戰心驚說到更快處三人神飛色動說到紅鬚客尹雄等一班豪俠之士三人俱有劍拔弩張之概說到鐵娘石氏一班貞節之女三人俱有慷慨激烈之容及說到林士豪屢立戰功反行削職三人俱感憤不平為之抱腕更說到謝紅豆御前諫救一節三人俱慨然道這事從抄報上看過幾時得見一面拜謝他救命之恩也田氏等亦各把家中之事敘述一番說到纏綿劉切誓誓不違連生雲晴霞等一襲也聽得津津有味毫不知疲倦直講到東方發白忽一個丫鬟攔着響啾啾直搶進來素臣等見響啾面色異常齊吃一驚正是

總評

苑中已種三株樹 天上還來兩鳳凰

自上一回任公等暗暗叫苦起極力頓跌直逼至鐵人斷腸石人下淚真如滿地狂風吹萬箇一池亂棒打鴛鴦散落敗壞斷無收拾而忽接入廖藍一變陡翻前局將解批文書兩手撕破此種筆墨真是會陽揮日五丁開山手段雖使左史班陳見之吐舌不收矣撕破解批文書奇變極矣更妙在痛打許多使任公等渾身痛快頓挫之法方為竭情盡致計多等於隔晚耀武揚威吃酒猜拳準備今日早來看打其肚腸角落有絲毫疑影或恐不打素臣而反打自己之事奇變至此真是造化在手花燭一變固在意中亦在意外謹依慈命則意外沉吟則章事作者每於一二閒字埋伏後文洋洋灑灑數千百言細意求之其妙自見求之既久胸中便有把握不至如矮子觀場也

素臣妙法雖中色女人尚當落套況素娥湘靈上等者乎有此一變而素臣多情田氏賢心素娥湘靈之樂善各美俱見讀之令人神往素臣細說在外之事一段本屬應有妙在臨末兩條一影天淵一出紅豆使素臣妻妾全數現出心靈法密至矣極矣

此處花燭主僕共三個新娘新郎內一個條正經合色過來者一個無數不正經合色過來者惟素娥湘靈身初諧花燭新娘內兩個係女兒身而同一女兒身一個又經新郎勾股抱腰含舌抵牾惟湘靈高是璞玉渾金四新娘同結花燭而兩新娘係明明落空一新娘係暗暗落空惟素娥實實在合歡各各不同種種差別無意求奇而自奇無心呈巧而自巧方是至奇極巧之文

第五十八回 為好成空三處貪癡會冷落 從天而降一門妻妾小團圓

響啾進房見杯盤狼藉田氏在房素娥湘靈俱新妝未卸不甚驚訝說道二哥哥又有禍事到了縣中人來說有甚太監坐在省中五傳豐城縣去見太親家已是飛趕進省叫人來知會好做準備田氏等俱各大驚失色素臣沉吟道為着甚事令人猜想不到却又從何準備事皆有定數賢妹不必驚慌且去稟知母親再處響啾道妹子先到那邊因房門未開不敢驚動如今叫了響去打聽開門了再去只是兩個妹子怎還是昨宵妝未卸田氏把夜來之事述知響啾稱歎不已冰結來請田氏說太太房門已開素臣等便都到水夫人牀前把任公入省之事告知水夫人道想來又有別事若道是前日之事原官別有變頭不應單傳親家一人又不用牌檄提你今日原該去謝親且去見你父母問一備細再處素臣領命梳洗過了到水公靈前展拜用了卓膳正要上轎却值東方僑來拜客素臣前賀進士之禮并問移居日期

水夫人擇了本月十八日黃道不將吉日回覆了東方僑去起身到縣中來進去拜見了任夫人根問省中來傳備細任夫人道都爺差餉門把總飛馬來傳又沒文書又沒牌檄說得要緊之至你夫人聽說是甚大監先嚇壞了叫夫人來通知賢婿大概是凶多吉少之事如何是好素臣將水夫人之言述了一遍安慰道看來也未必不可再差人赴省探聽便了任夫人畧覺安心忙備點席款待素臣臨起身叫出錦囊來磕頭說道聽見差報已并了親賢婦少一貼身小廝這錦囊也還伶俐可胡亂使用罷素臣謝受帶回是夜素臣要宿在田氏房中田氏道他們正值吉期尚知退讓奴豈因為利素臣道和你同床各被何如田氏笑奴非處女不似二姐公堂之上可以明心這樣瓜李之嫌斷不敢處苦苦的把素臣勸在外邊素娥正與湘靈夜話都驚訝道這相公此時還未安置素臣道恐二卿寂寞特來奉陪素娥湘靈齊稱不敢叫了鬢髮燈要送素臣進田氏房素臣道那裏已去過不肯收留緣到此奉陪的二人俱正色道昨日就該宿在大姐房裏怎今日還可出來素臣大笑道我竟是不收了幸喜還有個睡處因命生素堂燈照入水夫人房裏水夫人道這時候還不睡素臣道孩兒竟沒處睡了特來相伴母親水夫人道你頭息到媳婦房裏去的素臣把田氏之言述了一遍這等就宿在新房裏罷了素臣又把素娥湘靈之言述了一遍水夫人微笑道也都說得去只是我身邊却着落不得你這長夫人須令我睡得不安穩素臣着急道母親若再不容孩兒竟須每夜坐到天明的了水夫人道不妨大小姐纔出去叫紫函去要一張木榻或是棕屨來就宿在這旁邊待將來搬至新宅再作道理紫函忙去說知扛進一張花梨藤榻安放側邊素臣方得安睡正是

家家妻妾為爭夫 虎鬬龍爭定霸圖 三美讓夫成獨宿 蜜牀滿換醋葫蘆

次日午後鄧升來請水夫人說轎子在外立刻要請太夫人去水夫人道為着何事你老爺回來不曾鄧升道不知為着甚事老爺剛回來就着小人來請的水夫人向素臣道親家回來有事只該請你去怎反請我起來鄧升道小人稟過可要請姑爺過來老爺道是不便湘靈道爹爹說是不便自有緣故太夫人還該獨去水夫人點點頭即便上轎帶着紫函晴霞伏侍文虛奚囊押轎自進縣中去了素臣等在家左思右想猜度不出直到黃昏只見奚囊飛跑進來報信道京裏下來兩個女人說是我家親眷與太太認明了如今領回來就門了素臣道是我家的親着你都認得的你見過這兩個女人是誰奚囊道任太太留着坐席小的在窗外偷看都不認得一个是雪白的白臉一个是漆黑的黑臉還有一個十二三歲的標致的奚囊道京裏有甚親戚奚囊道是不認得的猛然想起不覺失笑道怎竟忘了這必是瓊姑但那一個黑臉又是甚人田氏等不及聽奚囊之語一齊接出廳來太夫人下轎出來滿面笑容道劉大姐來了可喜可喜你們接他一接紫函快請二相公出來拜謝東宮我在縣裏已經拜謝過了田氏素娥湘靈嚙嗔聞瓊姑到此大家歡喜異常一齊轎子進門齊臻至轎前掀簾相叫瓊姑慌忙出轎正湊着素臣聞信飛奔而出紫函生素久執畫燭照將出來瓊姑忽見一個藍面男子直奔上前嚇得倒退兩步縮入轎中心頭突突的跳個不住那第二乘已擡進廳走出一個黑臉女子可的與素臣打過照面彼此各吃一驚驚駭素娥忙揭起轎帘鑽進頭去說明是容之故瓊姑方纔心定重複出轎素臣在先瓊姑在後拜謝東宮畢嚙嗔等簇擁到水夫人房中先拜

水夫人次見古心阮氏驚吹次見素臣田氏與素娥湘靈都拜了携着那黑女子之手向水夫人道此乃罪臣家屬籍沒入宮姓木名難免溫柔賢淑識禮知書兼通數學東宮撥來伏侍小奴小奴敬其賢達認為義妹他情願隨奴來伏侍太夫人求太夫人另眼相看感恩不盡水夫人仔細看那女子見他蛾眉鳳目凜凜有威雖是面黑如漆却非凡相因道說是你結義之妹自不當以下人待之况官寺擅權刑賞倒置罪臣焉知非功臣乎古者罰勿及嗣即果係罪臣亦縉紳之裔也問那黑女行幾黑女答是行四因吩咐紫函等俱稱謂木四姐令素臣以妹視之便如常處當下與各人見禮驚吹等俱以四妹呼之水夫人命文虛備席款待璇姑去請素臣阮氏二人俱因璇姑初到當與素臣叙述一切素臣在席不使同坐託辭不來當下水夫人主意令素臣璇姑陪坐一席田氏驚吹素娥湘靈難免不敢就坐水夫人道我已說過的同為縉紳之裔况大姐已認為姊妹耶其勿復辭難免告坐坐席上水夫人細問璇姑復把素臣在外所為及自己避禍至此并娶素娥湘靈之事一一說知璇姑所述與石氏褚宗之言大畧相同至入京以後素臣等皆未知大家側耳而聽璇姑道奴進東宮與驚吹妹子俱撥在張娘娘位下有半個多月九景張娘娘愛奴兩人要擇過吉日請東宮爺收用奴便哭泣懇求說明是有丈夫的求娘娘超釋張娘娘根問丈夫姓名奴便說出相公張娘娘大驚道你丈夫是那裏人怎與文忠臣同名同姓奴說天主住在吳江是個生員收奴為妾已經貼身伏侍固未稟明老主母尚未成婚張娘娘愈加驚異慌忙啟知東宮把相公家世年紀相貌一一盤問明白發出一個手卷來上面畫着相公的面貌東宮爺觀筆驚着天下第一忠臣六個字兜說到那裏水夫人及田氏等眼淚直淌出來素臣更是淚流滿面激切無限璇姑道奴見了手卷既感激東宮又如見相公淚下不止張娘娘啟知東宮說是文忠臣之妾當日就把奴遷居別室撥了兩名宮女一名內監來伏侍奴奴因此得叩問娘娘纔知相公御前奏對已謫發遼東之事奴那時痛不欲生張娘娘百搬勸慰說東宮爺撥人護衛一路可保無虞將來就要召用只須安心以待到了九月初間太監懷恩接了相公手書送與東宮爺張娘娘給奴看視把奴嚇得要死驚着妹子勸道已過之事不必愁他書上現說微服赴遼將來自是無事何必驚慌及至九月望後遼陽衛有文書達部說相公並未到配只一腐屍腰間袋內有浸爛解批一張詢之上人俱供係相公失足落水致死但屍肉俱腐無憑檢驗做了一樁疑案懷恩進宮說了奴幾番哭死了去又是驚着妹子再三勸說相公書上早已說明蟬蛻之意這河內腐屍非蟬蛻而何怎姐姐竟認真起來張娘娘也是這般解說奴便如醉如夢直到如今今年正月盡間有個革職博士洪文說與相公是好友東宮爺極敬重他他說太夫人現在鄴城他與鄴城知縣通家曾為相公作伐聘娶其女何着湘靈檢樞道想就是姐姐了東宮方遣內監送奴來此并賜白金五百以供奩具不圖相公已先回家真是謝天不盡素臣急問洪文是長卿兄了長卿現在何處璇姑道洪君為東宮講說經史時刻不離現在宮僚不過備員而已有相公家信一封託懷恩交奴帶回水夫人越發道書未得達空累長卿跋涉數千里深慮不安素臣大喜道長卿兄遭際東宮將來抱負得以展布國家之福也只是你所謂說圖畫之事我試讀時連夜出京東宮之畫從何而來璇姑道張娘娘曾說東宮遣一江南畫師尾着相公出京一路在車上就打了稿子到了通州店裏燭下又細看了一遍纔畫成的說相公那時看着書信面有憂疑之色故畫上亦帶着點感

額之意素臣沉吟通州店裏是八月十七夜間了那日正遇着紅鬃客有甚書信看來哉是了因向水夫人道天下事猜想不到者很多孩兒曾說過崇文門口接一個老蒼頭的柬帖至今不知其所從來與前日廖監那一種變頭俱令人猜想不到那畫師說我看看書信必是那來帖了璇姑道柬帖上說着甚來素臣道柬帖所寫字字先機言言龜鑑路上全賴着他臨末四句說神龍見首鴻爪留痕待時而動休哉令名我之決計潛歸也是為此只再想不出是何人所貽不得銘刻其名私心頂祝為悵悵耳璇姑道相公這柬帖就是御前諫救那女神童謝紅豆所作他隨着楚王正妃來見張娘娘知奴係相公眷屬曾說過來他說於國師斬監必有隱娘紅線荆卿聶政之事曾寫幾句叫王府蒼頭寄與相公的素臣道原來就是也我與他何緣既救我於瀕死復導我以生路將來如何補報他來水夫人等俱感激紅豆念不已璇姑詢問劉天下落余淚道可憐奴的嫂嫂竟守節而死素臣道大嫂屢次捐生幸而不死落後是我救出現在吳江大郎往沿海一帶尋覓你姑嫂二人至今尚無下落璇姑忽聞石氏尚在喜不可言及見劉天久無下落不覺又生悲風水夫人細看璇姑復着素娥湘靈暗忖三人容貌俱不相上下靈秀英爽皆推璇姑溫柔娟媚無如素娥而大家丰度才女風流當推湘靈又把驚吹細看道此當在三女之間一席之上聚着這許多才賢德之女真屬難得因復看到水難兒暗道此女眉眼姿態也不下於諸女只這面色太黑就覺難看古人云聖妻論德不論色然孔子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當時尚且如此何況今日乎水夫人正在四顧躊躇忽聽廚房下沸反盈天嗷嗷哭叫起來正是

廉泉若使人人飲 讓水應教處處流

總評

璇姑忽來奇矣尤奇在水難兒之來真屬從空而下也素臣諸妾如璇姑素娥湘靈俱先有約言難經離合或患難百端或死生呼吸然後得入素臣之帳從未有若難兒突如其來者此文章變換之法水夫人愛敬璇姑特設款待并使與素臣同陪一席今田氏反與素娥湘靈齒冠履之辨謂何且是日係素娥湘靈三朝何以不併款待予曰水夫人之款璇姑即國家旌表節孝之意也水夫人曰我敬此女貞節故聞其現在東宮則拜謝天地祖宗快活無比今於始至非有以持寵之豈崇敬貞節之意乎厥後獨來侍孫即諸母日得閑居南面況田氏之正室乎至素娥湘靈既未合歡即日又須再行合卺則三朝之禮重複無謂所必當廢者矣故待璇姑而不兼待素娥湘靈也

此妻妾小團圓也自合聯絡紅豆而恰好說明崇文門口柬帖之故則又雙管齊下之法

出崇文門口柬帖之故又必陪以廖監變頭總無突然而出之理尤此書獨擅勝場處此故至今始明迷悶久而得開大快活事却偏陪一廖官變頭迷悶之事真是狡獪無人搏弄殺人

第五十九回 聞莊老文素臣深談性命 戒宴安水夫人獨漂冰淵

水夫人等查問其故秋香道定是某囊夫妻又在那裏淘氣了水夫人問某囊夫妻因甚淘氣紫函去看若是夫妻二人都叫進來秋香道某囊不願成親也要學學相公樣子等他一箇伶仃金姐玉奴不伏氣兩日變面學嘴與某囊使性哩水夫人道這小奴才等甚金姐銀姐玉佳知道他的事情嗎素臣道孩兒不知道他在海船上曾有個強盜把妹子許給他已定過禮沒有成婚不知叫甚名字水夫人道定是這個緣故了素臣道那是景王的黨羽那女兒相貌又醜某囊也並非情願怎纔戀着他水夫人笑道上行下效總是玉佳做的樣子不好要知玉奴怎肯似二姐三姐一般安心等待自然該有氣淘了環姑不知就裏私間罵嘴罵把空結花燭之事大概說知環姑躊躇不安道多蒙相公如此垂恩兩位姐姐如此尚義只是愈令奴消受不起水夫人道我已定下次序的了除媳婦之外是你居長以後可叫他二人為二妹三妹大小姐既與三人姊妹稱呼竟稱他為大妹便了環姑愈覺不安却不敢違逆只得與某囊改俱稱道命紫函已將某囊夫妻叫來雙雙的跪在地下水夫人道你們結親纔三兩日怎便嚷鬧啼哭成何規矩某囊道小的不敢嚷鬧是他不聽說話教訓他幾句是有他就放出野性嚷鬧起來驚動某囊道這是小的該死水夫人道你說甚話他不聽你某囊又不肯說呆着臉汪汪流出淚來水夫人又問玉奴他說甚話你不聽他你是個女人怎放出這般聲氣玉奴哭道玉奴原是好人兒女落在強盜手裏年紀小沒奈何太太合命作主配給他就是夫妻了他安心不要玉奴扯着誑騙人開口說玉奴是強盜要二婚貨玉奴也是父娘皮肉養下來的怎受他恁般凌賤苦不過哭幾聲是有的只求太太作主說罷淚如雨下水夫人怒喝道某囊你這小奴才好不知世事我與二相公作主配給你的人你怎敢如此作賤他娼妓尚許從良從來說是入門為正怎只顧牽他頭皮說那以前的事紫函取板子來叫錦囊打這小奴才與某囊連磕頭道太太息怒小的情願領打小的也不敢是這樣罵他也是氣頭上因話搭話說出來的幾個字他就拿住筋節整日合小的淘氣小的阿媽已經打罵過小的他總不息氣小的也知道是太太作主小的怎敢凌賤小的有個苦情小的也不敢說小的情願領打只求太太開恩水夫人道你有甚苦情快實說來某囊呆了臉連連磕頭又不肯說水夫人道我已知道了秋香說的你戀着金姐不願與玉奴成婚想來也不過是強盜女兒又是景王的黨羽怎生去取他二相公看見他的相貌又醜你畢竟戀着何人快快實說免得吃苦某囊着意道秋香動不動就是一場菓子小的說甚金姐銀姐那陳海鬚的妹子是個賤人小的怎願與他結婚都是秋香姐裝送小的了秋香道我曉得伶仃陳海鬚海鬚你不是對文伯伯說的一個金姐生得標致武藝又好比玉奴差不多死又待你怎樣好法怎樣罰生生世世做長久夫妻如今叫文伯伯來對看是我裝送你的你裝送我的某囊被秋香頂得對針重復磕頭含着淚道小的實說罷只求太太開恩小的沉在湖中蒙戶官人救起把小的看得好小的感激他們娘子待小的就像男女一般小的也感激他一個心愛的某囊名叫錦把小的就像嫡親兄妹一般替小的縫補鞋襪漿洗衣裳留茶頓飯異林的疼着小的小的也感激他官人娘子都要把阿錦配與小的小的彼時日逐想念主人不知生死不願成婚苦苦的辭掉了背地裏阿錦怨小的薄情小的告訴他說小的是文氏世僕現有父母在家主人待的好知小的深平昔私心願與主人同生同外主人與小的同落下湖若有不幸便須回家報知太太父母痛哭一場自尋死路省得

悞你終身若是主人還在小的再求官人娘子與你做長久夫妻阿錦那時回喚作喜說道你若具有此心我情願死守着你一身誓不嫁人小的與他賭過華來小的該死這是實情只求太太作主說罷嗚嗚的哭將起來水夫人道你當真有這話麼多分是你捏造出來素臣含著淚道母親這話果是真的尹雄夫妻曾說過來真個要把阿錦配他他因想念孩兒抵死不願日夕悲哭尹雄夫妻因此愈加愛他只不知背地裏與阿錦立誓之事水夫人慨然歎息道這却虧他熱也難得休說奴隸之輩得勢則聚若蠅蚊失勢則散若鳥獸甚至賣主求榮者頗多即衣冠名教中講說道學談經濟者少甚麼看風使舵臨危下石之人古人云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誠看破世情之言也妻囊小人乃能為君子之行不以生死易心可憐可敬就是阿錦亦非尋常女流可比雖不合結私恩於前而却能釋私怨於後守株待兔誓不嫁人此意殊屬可感但此時事在兩難若欲玉奴另配則前日已結花燭若欲留待阿錦則吵鬧何時可止却是一件難處之事玉奴侃侃然說道太太免費清心玉奴有話上稟妻囊這些說話玉奴只認是假造出來的故此不服如今據爺說來竟是真的了玉奴幼年無知被辱至今懷恨豈肯再為無恥之事情願安心待他錦姐錦姐一世不來玉奴情願空守一世再不吵鬧只是妻囊以後也不許再牽玉奴的頭皮叫玉奴沒臉見人水夫人大喜妻囊連向玉奴磕頭道你若肯待阿錦我就感激你極了還肯揭你的頭皮麼這幾個頭磕得令房人俱好笑起來連門外文虛夫婦怕妻囊吃打悶在簾小廝背後偷看也笑得眼睛沒縫秋香悄悄把手在鼻上擗着道怕老婆的都元帥可不羞嗎紫函怕水夫人看見忙把秋香拉在背後去了水夫人今每席上各撒兩碗兩碟又是兩壺酒賞他二人吩咐道你們夫婦從今日和好起便了妻囊玉奴齊磕了頭領着酒菜自去請文虛夫婦合家歡飲不題二人去後田氏鸞吹等俱嘖嘖稱讚妻囊道這小廝氣概雖本不同却不知他有這等忠心恁般義氣水夫人道因妻囊好便連玉奴也好看他一時感發使滿面溫和從前那一種憤懣鬱勃之氣都消化盡淨所以說能動物又曰刑于寡妻不是妻囊這一片誠心那得感化如此之速此齊家之道所貴反求諸身者也素臣起身侍立受教道母親訓示真是格言田氏等也俱肅然敬聽席散後安頓璇姑宿處水夫人命再設一榻與素臣對面璇姑道二妹三妹宿在何處奴去那裏宿罷水夫人道木四姐可去與二姐同宿我還要問你話你豈尋常人何嫌何疑竟宿在這邊便了璇姑不敢再辭鸞吹別去各人收拾安寢水夫人上床又與璇姑問答至紅豆性情學術璇姑道那真是神童性情和厚學術醇正更一心為國却護東宮消弭釁隙如李郭侯之於唐代宗真國家之福也知道奴係相公之妾便百般親熱說當今之世擎天玉柱惟相公一人耳水夫人顧手稱賀素臣猶躊躇不敢當直講至四更將盡方睡次日素臣去見任公說起璇姑之事任公大喜道原來就是劉家大小姐太監只說是一位水夫人的親戚東宮吩咐交給賞城縣轉送却不知自家眷屬可喜可喜那一個黑面女子又是何人素臣說是罪臣之女把難兒本末述了一遍任公太息道如今籍沒入官的都是功臣那裏是罪臣之女素臣道岳丈還是大概就時勢而言還是實有所據任公道我所言在有據無據之間前日有鄉親來縣說征苗的副將林士豪以功獲罪奉旨籍沒這林士豪是我同鄉好友知之最真因這樣人都籍沒了所以罪臣都是功臣素臣大驚道林君削職已是奇寃至室籍沒起來任公道因逆苗旋反殺傷了官兵冒監又把這罪名卸在